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二

郝敬 著

爲政第二○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

躬行心得曰德政正也綱紀法度以正百官萬民者也爲政以德見諸施爲者皆本諸孝弟忠信之良以達諸天下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大學止於至善定靜安慮而國治天下平者也北辰星名一名北極居天中天體與衆星旋繞而北極居中不移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下向化其象如

此共環向也

旣曰爲政是大有設施也又曰居其所不動何也號令文章皆本諸心羣工勵翼百度脩舉而人主心正意誠運于無形故天下日靡然向化而不見人主作爲之迹苟心不正身不脩徒倚法令君勞而民擾誰其從之此理甚明其機甚隱故有北辰之喻天體運而不息無一刻停獨北辰一點覺其不動人主四海萬幾亦無一日停獨君心一點覺其不動如舜禹勤勞而曰無爲曰無事者有事而順事無情也大學平天下理財用人惟君心絜矩而億兆之好惡脉脉隨

君心轉前後左右上下各得所豈家喻戶曉之邪
北極五星第一爲天樞居天中謂之北者自人望之
居北也屋脊梁曰極天有南北極而天體斜倚北高
南下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天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旋轉不停而天樞一星獨
居天心如車軸頭不離本位謂之北極即所謂窺以
管而不出管中者也又謂紐星○天形如丸轉而無
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左旋向右將夕前降歸後
當夜右轉復左將旦後升趨前旋轉不息南北兩端
前高後下乃其樞軸不動處○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星者散也言其列位布散也故祭星曰布淮南子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春秋題辭云星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爲星故字從日生二十八宿皆星獨南方中宿名星者正陽也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注云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緯書云山川之精上爲星各應其州城分野又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辰者列宿之位分日月所會之次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八宿周羅日月右行于天日行近天而疾月行卑而遲日每日行一周天而稍弱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與日會于故處其所會之星次謂辰辰時也星以紀時也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等十二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大要不越美刺二端美善刺惡惟欲人正其心勿入于邪而已蔽斷也斷獄亦曰蔽獄六經之

言莫匪正獨舉詩因詩辭斷詩也蓋聲歌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記曰樂者反情以合志如鄭衛之詩聽其聲皆似男女狎語而逆其志皆忠臣義士故曰詩者志也善學詩者以無邪之思逆作者之志則三百皆正言不然以辭害志失之流蕩者有矣朱子錯會鄭聲淫謂國風多淫詩凡似男女語者盡斥爲淫奔以附會思無邪非也其曰凡詩言善者可以感發人善心言惡者可以懲創人逆志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此語得之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是詩頌魯僖公牧馬告成乎

廟季孫文子請于周而作也夫頌本王者宗廟之樂歌惟天子作樂頌功德諸侯不敢作禮樂魯有頌僭也故夫子作春秋因魯史刪詩不列魯風而存魯頌此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思則得之者也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僖公繼亂于魯中興不爲無功而僭郊僭禘自僖公始文子附東門襄仲助宣公奪適已又與臧孫謀逐東門氏季孫專魯實由文子當時顧稱爲三思子云再思可矣者譏其初未嘗一思也此又即其所爲頌者摘其語破其邪與譏三思意同聖言微婉解者不

達

風雅頌三經共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實存三百五篇諸侯之詩曰風天子之詩曰雅天子宗廟之詩曰頌皆掌之樂師被之絃歌以諧八音合萬舞其辭皆關係民風治道其旨不越美刺二端人事有得失則人情有好惡故詩者志也志生于心發于詩美刺存勸戒彰而管絃以歌之八音以開之籥舞以節之使其聲容足以滌蕩人情善惡足以感動人心先王所以採詩作樂與之大師者也周衰禮樂壞王侯亡等列國之詩不屬于天子可述者惟衛鄭齊魏唐秦

陳曹八國而邶鄘即衛也檜即鄭也豳即秦也十五國亦虛名耳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朝廷百官有司會同宴饗宗廟祭祀禘嘗之事東周六百里之邦畿欲以供周官六典脩文武舊觀難矣是不惟鹿鳴天保維清思文不復作即近如幽厲以來卿大夫獻納箴規亦邈無聞焉雅頌絕響國風希聲掌故所存廿類所肄習惟二南鹿鳴天保文王大明以下正風正雅諸篇與商周二頌其餘變雅變頌多幽厲以後之作抑有列國之詩出于東遷後者或傳之故老或寫之各國遇闕曾見并加採輯芟其浮俚擇其

正音合于雅樂者三百十一篇皆可以垂彝訓被歌頌者也而文獻不足塁一漏萬如杞宋舊邦晉楚大國許蔡滕薛皆無一篇存者矣方文武成康之盛也九州千八百國莫不各有詩使其尚在美惡并傳是非昭然卽春秋可無作也故春秋者補詩亡者也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果爾何以稱亡乎古序備陳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心至宋朱元晦謂詩不專爲美刺詆古序爲妄作夫詩誠有不專爲美刺者是嘲風弄月辭人之綺語當世豈乏則大史所不採聖人所不錄者矣既詆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以己意爲新說

代之夫古人千載上既爲鑿空後人從千載下其非鑿空乎愚河漢而不信也詳詩解餘見述而篇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與齊皆教民爲善也道謂開化引導齊謂比試責成政謂法令刑謂鞭朴德節孝弟忠信禮如冠昏喪祭不仁之君教民不本諸身心始以政令諭道使行繼以鞭朴督責使齊彼民畏上勉強粧飾求免于刑而無以感動其良心終于無恥雖有政刑將奈何惟仁君以躬行實意道民爲善又制爲品式使知所持

循民廸于其德自將恥其不善倣禮而行盡格其舊習而政刑可無用矣感動則恥變化則格格革也猶大學格物孟子格君非心之格堯舜不廢政刑而皆本諸德禮桀紂不務德禮而全倚政刑如御者適馬之性德也銜轡禮也鞭策政刑也不適馬性委銜轡徒持鞭策其何以行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自敘生平而歷證其所學也夫子嘗自任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此章首言學即槩平生三十以

後皆學之實跡按年默證往事至七十而學極志始
遂人生八歲毀齒乃有識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
成童入大學學經術雖聖人亦然心之所期向曰志
學即將習之學該終身兼萬事朱註云大學之道指
也效法曰學即所謂矩也矩未從心故須學十五時
志氣清明已無物欲之雜而專心于學至于三十壯
而有室理男事卓然幹立無所屈撓如爲委吏乘田
皆三十以來事詩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時也
四十强而仕行當大任出謀發慮故漆雕開未信不
敢仕聖人于世故人情物理幾微洞晰宰中都爲司

空司寇皆四十以來事孟子謂四十不動心頗學孔子此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爲大夫由司寇進攝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阻之乃去適衛適陳曹宋蔡入楚此十餘年間厄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艱難危險備嘗故自謂五十以學易吉凶禍福身親歷而知行此皆天命非人力也六十曰耆指使是時道既不行弟子日進問道終日與言鄙夫空空兩端必竭如虛谷應聲洪鐘答響言必遜心不思而得若決江河無所凝滯凡諸囂雜毀譽邪説簧鼓舉不足以亂其聰故曰耳順也七十曰老而傳古者七十致仕稱

老夫是禮法所寬子弟所取則也人情裏至便賢聖人聲律身度無乖爲父兄師長言出即法行出即則渾耳目口鼻即天性視聽言動即天理不必言志而恣其心之所欲不必言學而矩自在中是能裁成吾黨可以爲人師矣

聖人生知即安行不分知行不落階梯自少至老雖有漸次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原無優劣惟据所閱歷驗所自得大約似此蓋聖學無事外之理凡論語言道無偏上之學舊註懸空鑿理寃强解欠通十五志學何待三十方立既立何待十年始不惑豈立時

猶惑邪聖人知命何待五十或云卽中庸知化育易窮理盡性至命如此則是至境又何待十年方耳順佛書以聲聞爲小乘以耳根爲圓通解者據此論聖脩理同而事非也人心通達每由聞入識情牽引惟耳難防故喜多生于見怒輒發于聞垂旒蔽目則難纊塞耳聖人中虛出入無礙言無逆耳心自忘物知命以後氣息消融是非毀譽如風過樹莊周謂之天籟有何揀別而以攖寧至七十從心非有加也年老懸車不縈世累生死晝夜任運轉移故從心應矩然爲前後歷階六等不越始中終三境十五志學至三

十立而志定幼境也。四十不惑至五十達天而惑盡壯境也。六十耳順至七十從欲而順化老境也。總十五年幼學之事。中二十年涉世之事。終二十年爲人父兄師長之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皆據每十年中間爲一變。始自十五至三十五皆立境也。三十五至四十五皆不惑境也。餘倣此。大約追數往跡。彷彿似此。如大學八事。執定則牽纏難通。此章執定十年一變。亦難通

耳順不思而得也。從心不勉而中也。變容思便有凝滯。變容勉。卽不從心。五官惟耳合虛。目有開閉。口有

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以靜爲神故色來易防不見可欲即心不亂惟聲不行而至驚神聒性不驚不聒故是難事惟聖人神與虛合知解情識化乃能之

從心縱心也矩帝則也詩詠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子所以師文王也與十五志學正應欲不合矩故須學及矩從心欲則學化爲矩志化爲欲欲在學時爲聲色臭味在從矩後即仁義禮智心純即欲是理心雜理還爲欲神明變化幾希之閒耳

矩由人生即令之曲尺人身自腰以下曰磬折考工

記半矩謂之宣人頭頂髮斉處曰宣易說卦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身長八尺腰上三尺五寸腰下四尺五寸有矩象矩爲百物之度身爲百行之度聖人身爲度折中矩大學以君身爲矩不言規而言矩者從圓易從方難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致仕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內則云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
夫七十致仕正與此章之義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名何忌魯孟孫僖子貜之子昭公七年僖子
從公入楚不能相禮病之及卒屬其二子閱與何忌
事孔子學禮焉閱即南宮敬叔也何忌問孝夫子因
其父治命教之以無違言孝子當無違其親之命蓋
欲勉以向學而未及與言禮也旋慮懿子不達三家

强借將恐從臾其父兄非禮以爲無違則謬矣

樊遲侍側夫子申言無違之旨遡仕三桓目懿子友使之聞之念其父學禮之命家庭凡事守分不違禮卽是不違于父君子愛人以德以禮愛親是孝之大者生事葬祭括盡孝子一生三事合禮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矣

夫子告懿子無違始非不詳但未及禮耳朱註謂懿子不能再問夫旣答人之問又留半語待再問甚無謂也卽單言不違亦是順親之孝何傷祇慮其昧禮一槩無違則不可禮有品節限制上下以辨從違以

準如其禮而莫違不亦善乎如其非禮而莫違將有苟且曲從過當之事故不得不補前說所未備正是教誨無已之心

樊遲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御詩云琴瑟在御授几有緝御內則五日之御皆言侍也舊註御車非也如子適衞冉有僕則御車矣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孟孫本仲慶之後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次叔牙次季友仲慶本仲氏稱孟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仲自為孟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不言人子事親之道但言父母愛子之情使人子翻然深念乃所以爲孝疾是陰陽之患氣數之不可絶者父母常爲子憂倚望之重愛護之篤也況于匪彝不材投身兇危之地父母豈願其子之有此也哉故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曾子臨終啓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以此而儆戒三家之意婉且切矣唯者惓惓之意不作獨訓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謚武懿子之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聖人法語之言三復令人汗下養者愛之屬也知愛而不知敬世俗以為孝夫犬馬亦知愛其所生得食亦相呼人不能敬其親與犬馬何異晉永嘉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用此意兩能字可思知以能養耳物皆能惟敬則人能之孝子能盡之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凡犬馬皆人子自況也釋無自我為能對能為所孝生于愛禮主于敬愛而能敬親而能尊者禮之至

也天尊而地親故祀地以大牢祀天以特牲天尊故敬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期父尊故敬也可知先王制禮人所異于禽獸惟能愛又能敬知親又知尊也禽獸知母不知父故親而不尊愛而不敬先王制禮立人道以敬爲本義爲質所以節其愛而濟其仁也犬馬無別之說本此未達者疑聖言已甚前後答問孝四章始于敬終于愛無違于禮是不敢慢親唯疾之憂是不敢辱親其次養其次色先敬而後愛也人子于親非大逆未有不愛者非眞愛鮮有能敬者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

十五歲家語云魯人索隱云仕于魯吳人也今吳郡
有言偃塚
說文犬狗之有懸蹏者子云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
叩也其吠如叩物聲有節也犬爲六牲之一孕三月
而生種有三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王制云大夫無
故不殺犬○馬怒也武也字象馬頭髦尾四足王者
駕馬故其字從王馬孕十二月而生高六尺曰驕七
尺曰騋八尺曰龍數馬以匹言其長如布匹也韓詩
外傳云顏回望吳門見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
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數馬以匹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人情處疎逖惟色易假處庭幃惟色最眞人子于父母恃愛徑情少拂意則有慍色不順則有傲色甚者冒觸忌諱疾顏倨色試思此等處何爲其然也若是眞孝子父母愛之有喜色惡之無怨色朝夕親所下氣怡色試思此等處又何爲其然也祭義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孟子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坊記云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也家語云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孝子承歡在色故曰色難服勞奉養可以觀色服被諸身也子弟于父兄無爾我父兄有事即子弟之事爲服其勞子弟有酒食即父兄之酒食爲父兄陳設饌陳設也猶儀禮饌于西塾之饌此自家庭事父兄之常然不孝之人服勞則有難色供養則有吝色能服勞供養則有德色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此烏足以爲人子乎曾參養志其色可知曾元養口體其色亦可知是以難也

問孝同也告三家以禮以憂告游夏以敬以和應病

施藥賢愚隨量所謂如時雨之化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進質于師退辨于友教學之常故與言終日退而省其私如愚者百言百唯漫無短長渾然不爲辨叶沈潛之至也及其退與朋友辨析所言所行如草木生氣勃鬱發揮飽滿無少虧欠始信神明淵涵并愚似愚如曾子以忠恕語門人亦是退足以發蓋大道無隱聖學默識言語文字道之皮膚也聰明材辨學之枝葉也是以賜商穎悟不過助我回愚參魯竟以得

之難聖人自謂無知多識不如一貫也夫子深喜顏子之不違而又恐諸子恥好問故其稱回以愚不惟善巧形容非著迹之語聖人無行不與豈待終日言傳顏子心領神會何事私居辯解夫子亦何須退省始信朱子謂省之日用動靜語默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夫子終日言得許多私居一時行不得許多亦一時省不得許多譬如視聽言動畧省得四代禮樂何處去省註疏得之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家語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弟子行云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平聲哉人焉廋哉

此敎人誠意之學非專操此術窺人也以用也如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或以仁義或以功利事迹大端可見就使仁義須觀仁義所從來或是色取或是由衷就使由衷或偶然一念激發或究竟安止不遷乃安乃爲眞君子苟幾微少假其能安

乎安地位峻絕聖人亦惟安春秋穀梁傳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于視察又詳于觀觀察二法不離視由安二狀不離以小人欺世盜名情狀盡露于所以就所以處觀察自然先覺非猜忌刻核之術也度廋同匿也焉何也不定之辭重言歎辭與孟子語畧殊孟子決人情難隱此慨人心難測三術窮矣未知人又何以匿哉蓋君子以不肖之心逆天下非待己小人情狀鬼蜮終非法術能窮故曰始吾於人聽言信行豈意世態入心至此極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世間道理皆因現成非出創造是曰故心思見識日日開發是曰新古人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皆故也就中參究得義理出卽新也溫有二意一是不疾不徐溫養之意一是再三重復溫燖之意不猛曰溫不冷亦曰溫知兼行也外資之見聞內體諸身心涵泳久自然源頭活潑天機濬發取之逢源不似按本格套之學故曰可以爲師今之師者佔畢記誦枯槁無生意如學記所云豈可爲師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惟善學乃能善教惟善教益徵善學故曰教學半聖人每以學不厭教不倦對舉而自稱爲好學時肎

化之七十子心服有以也彼好爲人師者自足而廢學良知錮蔽何有于新并其所教者亦非矣烏能人己兼成乎

或曰温故離文字非也焉往非學何况文字天下義理盡歸六經舍古訓空譚良知則殆矣凡聖人言知即是行義理著于經籍良知根于天性外資諸經籍內合諸良知不昏而置之不强而索之潛玩而徐思之顧諟而存養之日用作止語默有惺然會心處便是知所未知孟子云有事無正無忘無助此之謂也故不温則新無由知不知新祇爲不温故非兩項也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道者周流六虛之路器者各適一用之名如舟用宜水車用宜陸反是則不能相通蓋用既局于有則體不能全于無若君子體無合虛與道合真故能乘運委蛇隨時卷舒所謂無可無不可變化之宗道義之門豈斗筲之淺量挈瓶之固守而已乎大抵耳目伎倆有限神明默識無窮苟無意必固我自與大虛同神夫子無知顏子屢空皆自根本融會非向枝葉較量較量枝葉必有長短豐約

君子則有所不知不能自無害其爲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句其言而後從之

先後猶云緩急子貢善爲說辭夫子憂其多言而躬行不逮故告以君子先行先行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語而後謂居行之後猶恥其言過其行之意從隨也不先不迫之意其言也旣不敢居行前其後言也又不敢急遽苟言雖躬行有得亦含蓄從容如此則言不浮行發必當理乃爲君子之樞機或曰先行可也何必後言蓋道以言傳豈獨爲君子而不以誨人故終不能無言後言者非必則言所行先行者

非必卽行所欲言意自開豁解者多泥如論語二十篇孰非聖人先行之言巽順雍容金和玉節便是後從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普函曰周判合曰比君子蕩蕩平平小人沾沾煦煦君子從大虛起見萬物一體小人從形骸起見爾我親暱或曰易象師比詩歌順比非君子與夫易比以一陽得位顯比天下詩言明德王此大邦卽比皆周小人何能及此國語云忠信爲周君子至誠體物大公不遺小人襲取附會同已二三人之間耳

世間賢否善惡其辨只在幾希君子小人相去遠而極相彷彿故曰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易所以知幾介于石不終日也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往往決其疑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效法之名善學者身習之心即思之耳目與心思原不偏廢有等依傍見聞心上全不理會者有等望空懸想更不參考體驗者依傍見聞則天靈不開必至于冥行望空懸想則程法無据未免于揑杌大道顯微無間聖學內外一貫也罔猶罔象之罔皆迷意

殆近也幾及意又危也不安意近而未安曰殆

佞人殆詩云勿小人殆皆言近而危也道理不得落

實平穩其狀如此

此章所言卽知行合一之明法後儒謂先知後行誤

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道有寒暑昏

明地道有夷險平陂世道有治亂興衰人道有是非

得失莫不同出于大虛屈伸消長向背從違各有自

然之故當然之分達人順理時行乘違委蛇自能各

止于其所而借之于大通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所以爲大也若夫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偏執爾我分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駁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毫釐之鏬遂成大隙矛盾冰炭而世道瓦裂矣豈異端爲害實由我輩攻擊至斯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能銷鎔其端則可以無害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攻如攻敵之攻端者兆方動而尚微善養而潛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易道尚包荒聖人不爲已甚如南子互鄉公山佛肸

楊虎原壤輩豈曰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故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小人有才小道可觀用之則皆吾資而攻之則皆吾敵矣或曰孟子距楊墨非與曰聖賢分量不同遭時各異聖人如天無所不覆賢人如地自有分壤春秋初年百家之學未騁仲尼宗主斯文三千七十士一統大道未岐而洙泗之閒斷斷如夫子憂之曰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逆知其將有聚訟之端矣及乎夫子沒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祧承是非鑑湧至于戰國處士簧鼓言語文學化爲戈戟上下相傾釀成焚坑

之禍聖人先五百年已識其端與其害矣孟子生于七王之季人心世道大壞燎原滔天非復始然方達之時包之亦無益調之則已晚故不得不退自防閑守先聖之道以待來學豈爲抱薪拯焚揎拳解鬬以攻益攻云乎當時自謂與楊墨辨而楊朱墨翟死久矣稷下諸人譚天炙轂相與列第同朝而仕七篇中未嘗置一辭惟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依然仲尼家法也何嘗有攻異端之事使孟子當世攻稷下諸人未有不害若此義不明漢唐而下儒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以距楊墨爲聖人

之徒其流弊至于黨錮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宋程伯淳有云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說者謂伯淳氣象似顏子誠然誠然

自聖人視諸子百家如人一身耳目手足各司一官非可責以相通也是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大道爲公無可無不可異端不止學問包括天下國家事甚遠凡利害同異事後乃見其初發端不甚相遠只宜早辨乎化不宜輒攻攻端人謂先著其實大失著聖人知幾正在此凡言攻者專心竭力子云攻其惡勿攻人之惡攻人者其力易詘受攻者其謀轉深

故君子攻小人疎而小人攻君子密。君子勝無過求小人勝其害不可言聖人教人勿攻異勿開端世道民生受福不可不服膺也

子曰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知洞曉也知者心之神明之猶此也指所知之理也爲猶作也爲知之者行知之事也三知之語緊接應不知爲不知落泊在末句言我教汝所謂知此理者惟眞知此乃作爲知此末可以不知此作爲知此也汝苟不知即退然行其所不知雖于此理未知而汝

能自知其所不知則不慮之良乾知之體了然明白是非之心逐處惺悟可必無冥行罔作之弊此知之實地也豈必徧物皆知然後謂知之乎

凡聖人言知合行爲知也兩爲字卽是行處人心知量無窮躬行有限若不體驗離行言知必至荒宕狂逞非易簡之至德不學不慮之本體故中庸言大知本于行言仁勇本于知誠則明明則誠也民可使由由處有知不可使知知虛則蕩蕩則其民不可畜其學不可用勇者聞之斯行不知而不闕則所知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知爲詐爲欺爲喭爲野從來矣故

夫子呼其名告以知之蓋約之使實抑之使平發之使開提之使醒也知之爲知之者遵所聞行所知也不知爲不知者闕所疑辨所惑也如此則知常寓諸庸而行不過乎物聞見不違于踐履躬行常稟諸心得則可以無鹵莽滅裂冥行之病乃謂之知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知擇仁守乃謂之强他日又謂子路知德者鮮有德則其知眞好知不好學則其蔽蕩誠慮夫虛見無實之害也故四教不舉知其言知曰仁守之不如好之不如樂之論仁又曰未知焉得仁故曰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

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民使之知則不肯由矣是以大學致知在格物而統于誠意明不離誠無行外之知也勇者知不合行如射者但至不求中故孟子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至爾力中非爾力即知行合一之義後世立教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使民知之而後由之也非至當之論夫不學不慮人皆有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非之心豈待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乎

子路剛直果決原無含糊隱瞞之意但其氣質激昂學問少精研遇事猛任更不虛懷審量惟求增加不

務退損此兼人者之偏蔽也如子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卽艴然不悅聞浮海輒喜論正名爲迂言仕曰何必讀書言志以大國自許其力量拔山倒海多鹵莽之病故教以凡事反觀內照虛懷自審則浮氣自銷此易簡良方而語意重不知遂恒情知之爲知之易不知爲不知纔勝氣未平不肯卽撇然空舍大舜惟舍己故濬哲顏淵惟屢空故知幾若肯虛懷不知卽爲不知自無率爾野彥之蔽此章之言所謂由也兼人故退之朱子詆其强不知以爲知甚矣又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夫不知爲不知爲卽有求在聖

言無漏不須贅補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伉直初服戎衣拔劍舞見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爲弟子先仕于魯季孫以讒不能用去仕衛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爲學干祿如問行問達之類子張材高意廣馳騖之念勝精約之思寡樞機不密尤悔必多即希世得祿

自省有愧故夫子以眞脩教之凡聞見不厭多但患不精言得于聞非有實据故多疑疑則闕之行得于見雖有實据時異事殊强合未安故多殆殆則闕之聞見雖多不疑不殆有幾疑殆旣闕可言可行有幾故曰其餘斯則簡十一于千百不爲不精矣而猶未敢自信自安輕言之輕行之尤必愼乃言愼乃行如此則其言行豈不盡善乎而猶未敢釋然自足也庶幾寡失言之過而已矣尤過也庶幾寡錯行之悔而已矣其功極精密其心極謙虛惟日孜孜内省求免尤悔之不暇何暇更念利禄潛脩晦養忠信誠慤至

于如此則雖貧而無祿哉顧其中有充然常與[illegible]
聞見多便是廣貯蓄疑殆闕便是颺秕糠慎言行便
是節囊飱寡尤悔便是無凶年道德豐滿仁義飽足
豈羨外來之穀祿祿在其中全在寡尤悔處見身心
無尤悔自覺踐履安穩無少虧欠何藉外來浮榮蔫
補凡言在中者皆不待外之辭子張求在外故以在
中藥之朱註云祿不求而自至則猶外之也此于祿
之巧者非聖人本意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
子所以動天地也除却言行與世無交爲學真切無

過言行發見遠必由言行寡尤悔似未盡善然尤
悔寡極難麻麻體勘日用細微流注無處不是尤悔
工夫到此何暇干名自然光輝利達若少見已寡便
落尤悔叢林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弟子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
是顓孫師之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民服有二有悅服有畏服明則悅斷則畏哀公愚弱

之主故夫子以明斷進規舉者捧而升之也錯者委而置諸地也諸衆也正人曰直邪人曰枉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民服莫如直枉者不錯非矣更舉而加諸上位舉枉非矣又置正人于地下失一正人非矣今衆正併棄背理拂情莫此爲甚

哀公名蔣定公子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謀以越人伐三桓三桓攻之奔于衛遜于邾遂如越國人迎以歸卒于公孫有山氏蓋三桓之徒弒之也嗟乎魯公室卑久矣自昭公不忍其詬輕發以敗哀公孤弱

愈甚而欲復五世既去之政難矣戴記家語及二十篇多記公問政問禮問學似惓惓有志欲為而生不逢辰七年之病無卒救之藥雖以仲尼七十子濟濟宗國不能起其衰微信乎時者聖人所不能違而位者聖人之大寶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勸三者皆格民心之事康子以使為問是豈可以使得者感格之本不在民而在上容貌者德之符中心稍慢即外貌不莊故易言復在脩身心正而後

身脩視聽言動必以禮曾子告孟敬子三貴首容貌夫子言知仁終莊涖未可色莊爲也臨之以莊則遠明盛服非禮不動民自起敬孝慈二者雖[illegible]能孝又能慈本仁愛之心推以使衆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自潛銷狡詐之好[illegible]心一耳事親爲孝保赤子爲慈事上爲忠人有秉彝此掣彼動其機如此舉不當善善不獲舉舉善而棄不能與督過不能而不教皆難望民勸而教尤爲喫緊教不能意思眞懇舉又隨之民爲得不勸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季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桓

子有疾命其宰正常曰南孺子方娠生男則以告而立之生女肥也可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也既而果生男正常抱以告于朝請立之康子使人殺其男遂自立也初桓子將死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必召之康子竟召冉求凡記冉有相季氏事皆季康子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　句　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立其弟宋是爲定公定公繼立無友于之恩夫子時尚未見用

不得爲政故援孝友答之即告子路正名之意書言與今文小異孝乎贊歎之辭贊孝之美勸人行孝也人惟孝父母則自知友兄弟本言兄弟先言孝乎者惟孝乃愛兄弟也定公忘兄弟即是忘父母詩云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會莫我有即詩意故夫子引言人皆有父母兄弟能親親長長舉此加彼無處不可施行如書所云亦是爲政矣如或人所問何者乃爲爲政乎蓋政者正也家人昵於私情國人正以公義論事家難而國易論序家先而國後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因是知聖人之心入則事親從

兄出則事君臨民大行窮居原無加損大舜有天下不與亦惟父母兄弟間底豫克諧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定公初年夫子尚未得政朱註謂孔子不仕說者謂定公不喪昭公故不仕非也聖人用則行舍則藏未幾爲司空司寇攝相何嘗不仕

定公名宋昭公之母弟昭公出奔宋與昭公二子公衍公爲從行昭公薨于晉乾侯季孫意如使叔孫告于從者子家羈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

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及壞隤宋先入季氏立之二子遂廢葬昭公于墓道南不使附先域意如之惡稔矣當時不敢言定公不能問意如死其子桓子斯當國夫子爲魯司寇乃溝昭公墓合諸先公小試輒引去嗟夫豈徒爲受女樂三日不朝而去乎定哀不可輔季氏不可除雖爲政奈何病在膏肓盧扁不起善爲國者圖之豫耳

惟孝友于兄弟二語註謂書君陳篇之辭按尚書本漢文帝遣大常掌故晁錯詣濟南伏生親授共二十有八篇此眞古書也原無君陳等篇君陳篇出古文

尚書相傳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諸壁中至東晉始行于世詳其文辭不如伏生所傳恐是秦漢閒人補葺君陳亦不詳何人据序云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尹成周代周公則其人周召之儔也而周召諸誥無一字及之篇中文字序序在齒牙間不似二十八篇神情勃鬱易辨耳所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因論語補入而置諸篇首王若曰下卒然無味並他書共二十七篇凡經傳引語採輯畧備縫不能滅塡補之跡詳書解餘見述而篇雅言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倪小車無軏月

其何以行之哉

信者人身中神感神應之眞心老子所謂其中有信即人之生也直之直大學誠身不恕之恕人所以酬酢萬變惟此眞心心心相待故能推行無滯譬如車是死底牛馬是活底車所以應牛馬運動者其間有輗軏聯絡耳事物是死底人心是活底事物所以隨人心轉動者其間有信貫通耳若人昧此眞心爲鬼爲蜮天理亡良心喪一腔外皆胡越跬步不可行何異于無輗軏之車夫人機事機心豈不自謂必行而世路羊腸輪摧馬死敗不旋踵前車後車今古同轍

可不戒哉
凡車崇廣長皆六尺六寸。轅長一丈四尺四寸。一木當輿下直出輿前勢遠曰轅上曲如舟曰輈。詩云梁輈高起似梁也。必高起者。下容牛馬也。轅端有橫木六尺六寸。當輿前平如衡曰衡。衡下有鉠如半月扼馬領曰軛軏月也。若牛車另縛小曲木于衡扼牛肩曰軏軏貳也小也。衡下又小木也。乘車駕馬。任車駕牛。易曰服牛乘馬。○黃帝始造車。故號軒轅氏。其制未備。駕牛。黃帝裔孫奚仲事禹為車正。國始祖也。廣車制駕馬。凡車崇廣皆六尺六寸。前軾。後戶。居中

而方受載者曰輿輿卽車箱上覆而圜如屋者曰蓋夾輿兩旁圜而反轉者曰輪當輿底一木中出輿前者曰輈一曰轅轅端横木駕馬曰衡輿前後横木曰軫輿前手凭横木曰較較下近軫重僙一木曰軾較軾兩旁直木曰輢輪心虛而受軸者曰轂轂中圓而轉輪者曰軸輿下兩旁直木受軸者曰轐又曰伏兔輪中植短木三十曰輻兩輪連軸共長六尺六寸曰軌一曰轍軸頭曰軹軹間有鐵曰轄輪外周邊曰牙車上拖大繩于後挽以登曰綏式間有鈴曰和古名器莫重于車故制獨詳大宗伯之屬巾車大夫掌之

飾以金玉象齒五材六工皆備詳見考工記故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十者數之終父子相繼曰世易姓受命亦曰世三十年亦曰世可知謂知來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來相因聖人卽相因之理教之子張之問甚陝夫子之答甚平子張知來揣摩之知也夫子數往知來乾易之知也子張用其知而且慕如今古聖人不用

知而百世如掌上蓋宇宙千萬年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莫非禮之自然世教所以立民物所以安莫非禮
爲維持故入道經緯世變無過禮大者三綱五常小
者制度文章其制度文章隨時變通其三綱五常振
古如斯三代以前今日以往惟此君臣父子惟此名
物度數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百世雖在何不可
知之有此與教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參看
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底公案
道惟禮爲大學惟禮爲先禮者世道民物之綱紀聖
人動必言禮所以約窮高者之病言因所以答十世

也禮即所因之物以答可知也所損益即在所因中可知較重損益邊所因處可知人信得及損益處可知人信不及但以禮作一大證盟天尊地卑君臣父子夫婦一切衣冠名物決定不改者百世如斯而就中增減相時裁補朝三暮四之間耳因循也天地往來循環不斷所以長久人呼吸循環不斷所以長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禮也一陰一陽即損益也道不離陰陽即禮不離損益陰陽互根以成道損益相因以成禮蓋世運盛則極極則反窮則變變則通多則衰寡則益升降消長此往彼來造化人事不

能違也往來相因而成古今往順來逆而生知數故曰易逆數也此理明白易簡即在尋常旦夕孟子謂求其故以利爲本行所無事爲大知此也予張第高故夫子以此醒之解者謂夫子志在從周損益三代癡人說夢矣

夏姒姓初禹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周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今禹州也及有天下遂以夏爲國號○殷子姓初高辛帝嚳都殷即今河南偃師縣其妃簡狄感玄鳥之祥生契事堯爲司徒封于商即今陝西商州十三傳至湯復遷于殷從其祖居即

亳都也伐夏有天下遂號殷商○周黃帝之裔姬姓其祖后稷事堯封于邰即今陝西郿縣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居周原武王伐商有天下都鎬即今陝西西安府地爲西周周公營洛邑是爲東周東周即今河南府地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語切中世病意緊相關禍福念重利害心切則于不當祭之鬼神諂媚徼福于明白之人事苟且因循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世上不明之人自是不斷求神禱鬼之人必趨利避害而病同

根若夫努力名教者，决不徼求鬼神

論語詳解卷二終